



貓的日記

Diary of a Cat

貓 的 美 麗 與 哀 愁

萊·魯特里奇Leigh W. Rutledge 著 子文 譯



貓的日記

Diary of a Cat

萊·魯特里奇 Leigh W. Rutledge 著
子文 譯

本著作中文版授權係經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原著書名／Diary of a Cat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Diary of a Cat by Leigh
W. Rutledge Copyright © Leigh W. Rutledge, 1995. Published
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Plume, 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 Inc.

夏

Summer

6月25日

睡
大
覺
。

6月26日

還是睡大覺
。

6月27日

今天，我爬過許多鄰居的牆。維吉爾太太正在浴室裡糊新的壁紙。好大一片呢！我想，她那個樣子就像是用我的爪子去抓絨毛老鼠一樣。

我是在今天傍晚開始「周遊列國」的。我趁著維吉爾太太拿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門時，趕緊溜出去。我從她的腳踝之間快速地衝出去，這讓她嚇了一跳，並失去平衡，因此她手上的衛生紙捲也掉得滿地都是。她氣呼呼地叫著：「這隻笨貓……」，她有些惱怒地砰一聲關上大門。不到一分鐘，無疑的，她有些懊悔了，她又到了門外，一邊喚著我的名字，一邊嘴裡還發出親暱的叫聲。這些舉動，都被站在樹下的我，仔細地觀察著。最後，她不得



已，只好把手洗乾淨，並且將門關上。

街上到處都是小孩與夫妻，人們在這傍晚溫暖的氣候下，出來閒逛。我很快地就到街上溜達，有個騎著三輪車的小男孩，發瘋似地向我衝過來。在千鈞一髮之際，我輕巧地跳開了，但是換他倒了大楣——他的車子撞上路邊的石頭，因而他開始嚎啕大哭。

隔鄰的索希爾太太正在前院與她十多歲大的女兒爭辯著。

「聽好，妳不是幽靈，」索希爾太太一邊拔著草地上的蒲公英，一邊叫嚷著。

「但我就是幽靈，」她的女兒不甘示弱地說，「所以



妳不能拿我怎麼樣。」

索希爾太太說：「妳會這樣想，只是因為有人在電話中這樣告訴妳的，其實每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會有這樣的念頭。」

「才不呢，妳只是嫉妒我，」她的女兒對她頂嘴，「因為我是幽靈，而妳不是！」

我又到布特勒先生家的花床坐了一會兒。凝神看著蟲子津津有味地啃著金盞花。一隻大的藍蜻蜓想要停在我的鼻子上，過了一會兒牠才明白，我並不是一塊石頭。我好想睡覺，所以也懶得理牠。最後，天快黑時，我才起身回家。



當我踮起腳快步向前時，維吉爾太太正透過窗簾看著呢。她穿著寬鬆的紅色睡袍向我撲過來，將我抱在懷裡，好像我已經走失好幾天了。她說：「哦，我的乖乖，你可回來了。」我知道她一直焦急地坐在那張有扶手的椅子上。

她端給我一碗相當美味的牛奶，後來我們兩個就在電視機前一起睡著了。

6月29日

今天我得到兩個絨毛球。

7月1日

派翠阿姨從克里夫蘭來家裡作客。她是維吉爾太太的妹妹。進門後兩分鐘，她就張開她肥胖的臂膀，向我叫喚著。我躲到沙發底下，這樣她就抓不到我了。「嗯，爲什麼這隻小貓咪要躲著我呢？」她有些不高興地叫嚷著。唉，實在是因爲她滿口都是牙膏、燻肉與烈酒的味道呀！難道人們沒有看過兩隻貓是如何彼此歡迎對方的嗎？我們總是溫文有禮地嗅著對方，貓咪的禮儀是從鼻子開始建立一切的友誼。然而人們想要侵犯另一個人時，就會在他的臉頰呼氣，使你怒睜雙眼。但對貓咪來說，我們是吸氣，而不是呼氣的。

從沙發底下，我可以看到阿姨肥肥的腳踝。她正焦急



地等著我出來呢！她用了一些老掉牙的招數哄我：在我面前逗弄著塑膠球、玩具與襪子。她一會兒走到左邊，一會兒又到了右邊，她這樣在沙發旁來回地走著，爲的就是找個有利的位置好逮到我。經過幾分鐘後，她終於放棄了，我聽到她向維吉爾太太抱怨：「妳養了一隻奇怪的貓……」

奇怪的是，當人們不受動物歡迎時，他們總是會覺得很沮喪；他們似乎非要從許多地方，像是動物、小孩、信用卡及銀行存款上，取得某種程度的自尊才可以。

我一整個下午就這樣藏身於沙發之下。

7月2日

今天，我睡在車頂上。我對鄰居所養的一條狗叫著。因此，我又在車頂上多待了一會兒。

明塔琪太太在戶外散步。她住在另一個路段上，據說，在她七十歲的人生裡，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是足不出戶的。不過最近她正試著擴張她的活動版圖。不幸的是，她只能走到我們家門前為止。她試著說服自己的雙腳在人行道上走得更遠一點，最好能走到下一個路口；儘管她有著強烈的意願，她的雙腳卻不肯合作。「只要再往前走一點就好了，」她對她的鞋子說，好像它們是受到驚嚇的小孩。「只要再走幾步就好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家了。」她等待著，低頭看了一會兒。但是她的鞋子卻沒有任何的回



應。「聽著，」最後，她咬著牙說，「難道你想要我繼續看著這些同樣的老面孔、同樣的房子與同樣的街道嗎？在我死以前，我還要去看一些沒去過的地方，看一些沒看過的事呢！」但是她的鞋子還是不為所動。最後，她只好嘆著氣，搖著頭回家了。「或許明天可以……」她慢慢地走回去，嘴裡喃喃地念著。

7月4日

在七月四日這天，我花了很多時間待在洗衣房裡。維吉爾太太在我睡得正舒服的時候，把我從電視機上面抓下來。「今天你要在洗衣房裡，」她緊緊地抓起我的前爪，摸著我的頭，輕聲地在我耳邊說。「你知道嗎，在那裡的話，派翠阿姨就找不到你了。」

既然我被禁足了，我就只好靠著窗戶休息，看著兩隻松鼠繞著戶外的一棵大樹幹兜圈子，互相追逐為樂。我很嫉妒牠們擁有的自由——松鼠不必回答任何人的任何問題。我躺在乾衣機上的一雙吊帶襪上，我先撥弄著它們，好讓自己躺著時，能覺得舒服些。總有些不太對的地方，所以我只好起來，重新再來一遍。



我很快就進入夢鄉了，但在派翠阿姨逮著我時驚醒過來。她把我抓在胸前，很神氣地說：「這下可好，讓我抓到你了，你這個小壞東西！」她嘴裡的味道是西瓜與啤酒混合而成的氣味。「現在，你可以告訴我，爲何你要躲我躲得遠遠的？」她嘴裡一邊說著，一邊扭著我的一隻耳朵，揪著我的鬚鬚，並且突然用手指碰觸我的眼睛。

她這樣對待我時，我可是一點樂趣也沒有；然而，大多數的人都喜歡來這一套。

今天晚上放煙火呢！我從窗戶往外瞧，我還記得當我還是一隻小小貓時，曾經如何著迷於這種絢爛的景色，當玻璃上映出煙火的色澤時，我還高興地雀躍不已呢！